

第三名

傷生

阿霧

作者簡介與創作理念 /

默默無聞的家庭主婦，偶爾舞弄、拼貼文字和攝影，盼能稍減憂鬱。寫現實裡的故事，寫做為母親如何面對悲劇小孩的種種，寫愛。

（投稿者口述，另由他人代筆書寫、打字。）



妳十二歲的時候被送來這裡，擁有新家庭，新爸媽和姊姊。

主要照顧妳的人是媽媽。母親——跟上帝一樣陌生的詞語，妳從來沒有看過她。連張照片都沒有。那個男人沒有留下關於母親存在的證據。他把她徹底銷毀，像是鍵盤按 Delete 鍵那樣所有資料悉數清除。有時候妳忍不住要懷疑自己根本是那男人挖出肋骨變出的。否則怎麼會沒有母親？

關於媽媽，也是教人感覺遙遠的詞語。胖大的、一臉溫和、無害表情的婦女就是媽媽？他們規定妳必須喊她媽媽。而妳瘖啞，只能點頭。媽媽從家扶社工那裡將妳領走，回到新家——

這裡是不是妳的家一點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那個男人不在，便足夠安心，至少不用擔心有人半夜摸上床，渾身酒臭壓來，撬開妳發誓要鎖死的大腿根部，而他要朝妳臉上摔巴掌，要不就捂住口鼻讓妳難以呼吸不得不鬆解防備，他遂能腥惡油膩地進入，那些冷汗與疼痛。妳不想看見，妳想縮在最深的陰影，把所有錯誤與傷害流放到意識邊境……

夢靨。妳告訴自己。那是惡魔到體內夢遊一遭。事後，妳朦朧一般移動去沖洗，對著馬桶嘔吐。妳刻意保持失神，妳拒絕記憶的產生，遺落夜間累積的傷勢。

妳只是祈禱：希望他喝到掛。如果醉到極限，他就不會來了。

恐怖從小學四年級便開始了。妳羞恥不堪，害怕別人發現那男人對妳做的事情。妳是不是哪裡有問題，以致於他非變成野獸不可？他不該做這些，他應盡責關愛妳才對。但為何沒有？

終於，妳再也受不了。他居然找來一臺 DV，興致勃勃想要拍攝，他說，如果拍得漂亮，搞不好能賣到日本，賺一筆錢。那日他準備手銬與腳鐐要把妳綁住。妳拚命掙扎，大吼大叫。他抽起腰上皮帶往妳身上猛甩，叫，這麼愛叫，妳叫啊，再大聲一點，賤人，跟妳老媽一樣犯賤，妳喜歡叫，我就讓妳叫到過癮……

妳渾身是傷，淒厲哭喊。阿嬤臉色鐵青打開房間，那男人才停止。赤裸的妳被抽打得不成成人形，不得已下叫來救護車。阿嬤則在妳耳邊再三叮嚀，為了我們好，記得別亂說話。

妳恨他。那是強暴。而且不用妳說，只需要點頭就好，注意到不尋常的醫護人員簡單問妳一些問題，便換社工來。他們一臉同情，用教妳覺得自己骯髒的眼神瞅著，彷彿妳剛從泥濘血汗的煉獄深處爬出來。

而後，那男人被禁止靠近，妳被緊急安置——
來到猶如方舟的這裡。

二

你九歲的時候來此。一個新屋子，新家庭。你變成女主人的兒子。

中年婦女說她是媽媽，但你眼底都是懷疑。媽媽不是這樣。你知道媽媽是什麼，媽媽是黑夜中拿著球棒狠狠打你、抱著你痛哭、跪求某些男人留下的激烈生物。媽媽總在晚上行動，白天類似報廢，暗夜彷如吸血鬼。

你住在狗窩。狗窩，舊媽媽說，回你的狗窩：充斥排泄物的房間。她要你進去，把門鎖著，她在外面和男人飲酒作樂。想上廁所，沒法開門，你只能尿出來，有時候也拉屎在房裡。她從不整理。你不得不適應自己的味道。你縮在裡面，有種平心靜氣的感覺。你覺得安全。沒人進去。舊媽媽幾次要揍你，若你在狗窩，她便嫌惡止步。

在你的記憶，媽媽始終以大塊陰影的形式出現，把光線遮斷。

舊媽媽最常做的事，就是毫不保留地毆打。你是她的出氣娃娃。她三天兩頭打，久了你也習慣，你承受痛楚，不再哭喊。她看你不痛不癢，就拿出更有破壞力的東西，從原來的手腳攻擊演變成藤條最後乾脆升級球棒。你沒學聰明，依然不求饒，只是任她打。於是，球棒朝你腦袋的側邊一敲，你失去意識。見苗頭不對，她送你去醫院，謊稱你從高處跌下去昏迷。

其後，你便有個新媽媽。親密的氣味、溫暖的姿勢。你雖沒有承認，但你好喜歡她的擁抱，帶點微妙的潮濕感，好像被包覆，好像可以活得安心。但你也很清楚，終究只是幻象。你不屬於這裡。

新媽媽和她的家人對你不錯，吃喝或日常用品都不缺。然而，你還是怕。你到處尿尿，無所不在的尿，狗佔地盤似的。他們認為你不受教。每次你那樣做以後，都會有責罰，為什麼還要做呢？他們不知道你需要安心的氣味，你必須召回小小而安全的狗窩。

你最有創意的一次是尿在洗衣機裡。一家人衣物都在裡面。新媽媽聞到衣物上瀰漫酸味，你的天才行徑被發現。她惱得額頭青筋暴起蛇行，滿臉通紅，卻也只罰你進去洗衣機把尿擦乾淨。

新媽媽苦思許久，想出辦法對付你的特殊癖好。她每隔兩、三個鐘頭就叫你提水桶和準備抹布到房間。她要你盡情地尿，她就在裡面，瞅著你尿在地板上，然後要你自己清理——

過兩、三個月，你再沒有於房間隨地尿尿的需求。

三

妳兩歲多的時候被送來，妳成為他們萬般寵愛的小女兒。

剛開始，妳黑黑瘦瘦，像長木炭。但麻麻悉心照料妳，一個多月，妳變得肥美，真是肥美，身體膨脹到如蚌裡珍珠，圓潤而華麗。整個身體米其林化，原來乾枯的臉開闊起來，五官鮮活、立體，顯出妳的可愛。妳最得人疼的部分是笑，妳愛咧嘴大笑，咯咯咯，笑得東倒西歪。光是看妳笑，就是舉世無敵的超級喜劇表演。

妳叫麻麻，她就笑得好開心，我的心肝寶貝小女兒，她眼睛眯得都不見了。妳叫解接，麻麻另外兩個女兒必樂得眉眼飛起。經常不在家的拔拔在家的時間也變多了，還跟其他人搶著抱妳。妳一喊拔拔，他的臉就像剛剛玩過旋轉木馬一樣，暈陶陶的。再之後的半年，妳從七公斤暴增到十三公斤，已是頗重負擔，但妳張開手、扁嘴討抱抱時，從來沒有一次落空。他們一邊快樂，一邊又要唸該減肥了妳這傢伙。

妳最喜歡說：呷。此前，妳當真餓怕。生母只顧吸毒，生產完沒多久，就重新投入茫茫然的極樂，偶爾餵奶，但母乳分泌極少——同居男人還笑她是乾母親。妳會被送出來就是因為妳太餓了，一直哭鬧，隔壁鄰居深受其擾，報警處理。警察破門而入時，生母和男人在迷途超快感裡High著。

所以，妳總盡可能吃喝，毫不嘴軟。三餐加下午的點心、睡前的宵夜，來者不放。妳還有攀岩的奇技，一看到有人吃東西，必撲到對方大腿上，用力扯住衣物，拚命往上爬，非吃到不可。妳最興奮的時刻，就是坐在專屬的小椅子，呷，呷，呷，妳高喊，餵的人手腳慢一點，妳便掙扎要從裡面滾出來。

那家人喜歡和你玩各種遊戲。其中一種是教妳學動物叫，牛就是哞，青蛙是呱，小羊是咩，狗就是汪，貓是喵……起初妳興致沖沖叫，之後便敷衍了事。坐在地板上玩玩具時，大解接喜歡問妳，從牛豬羊馬貓狗問過一輪，又再來一輪，而妳哞吼呱咩汪喵，她問的速度加快，妳也不呆，起身暴衝，一個鐵頭功讓解接歪臉閉嘴，妳才能安靜搞壞玩具。

妳的頭很硬，朝別人懷抱裡衝去之際，經常頂痛人家的肚子。妳會得意無比的咯咯大笑，馬上開溜，一邊還期待後面有人抓妳，一邊口齒不清唸些什麼。

妳是他們的愛憐，他們兩百個多日子裡的驚艷驚喜。

零

妳記得那些孩子。他們的際遇一幕又一幕，那些悲傷，那些恐怖的黑暗，妳從來沒有忘記。他們都是妳的一塊肉。他們就是妳的子女。妳全心全意對待他們，即使你從來不是他們心中第一順位。

他們最愛的不是妳，而是動輒暴力對待、任意遺棄或理直氣壯性侵犯的原生父母。其中好幾個孩子讓妳傷透——有個女孩十六歲要結婚，帶上全身龍鳳飛舞刺青男友來告訴妳消息，妳當場包了六千元的紅包，他們掉頭就走，沒有邀妳參加喜宴。也有些孩子的身體讓妳擔心得要命，不是心臟開刀架管，就是精神損壞得幾乎無法溝通……

妳記得，從十二歲住到十五歲，必須離開去孤兒院的女孩，在妳面前，對著她阿嬤大叫，是他強暴我，明明是他錯，為什麼他不用坐牢？為什麼是我自願？誰會自願啊？妳會嗎？難道我不是妳的孫女……妳的心跟著她的哭喊一起碎了。但妳什麼都不能說。妳只是政府聘請的保姆媽媽，妳不能干預、介入別人的家庭。妳有時真恨！

妳也記得尿尿小童。後來他再也沒有隨處便溺。妳讓他從封鎖的、遲緩的情緒機制解脫。他也被送進孤兒院，因為年紀到了，他的母親放棄扶養權。他走的那天，低著頭，裡面都是淚，他一直在說，妳不要我了嗎，妳不要我了……妳多麼氣惱政府體制，還有自身的無能為力。

至於小女兒，後來被她的爺爺奶奶要回去。本來你們打算收養她，但家扶那邊說不行，制度禁止。妳只是寄養媽媽，妳和孩子們的關係，只有政府委託妳照顧他們時才存在——

妳和剛升大二的二女兒戴著小女兒到家扶後，二女兒蹲下來，叫小女兒的名字問她，妳愛小解接嗎？小女兒笑得無比燦爛，愛。二女兒起身，轉過身去，不敢看她，眼淚不停掉。而妳甚至連問都不敢問，只是癡癡望著小女兒。她也是，慢慢滿臉水一般的憂傷。最後，她被抱走。妳覺得有另一個自我在內部哭得死去活來。

他們有他們的境遇。妳無法改變，只能讓他們在此時過著美好日子。

妳竭盡所能照顧他們，讓他們感覺到光與溫暖。妳深信，傾心的愛，會使它們擺脫血緣裡的暴力鎖鍊，以及擁有離開自身黑暗的意念。妳這樣相信。

作為見證他們在黑暗中生活的人，作為他們的第二母親——
妳反覆祈禱：我們都曾經毀壞，最終還是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以心還剩餘的部分，寶貴地活著。孩子們，在黑暗裡，請你們記得我和我的家人愛你們。有人愛著你們。

